一种关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创业时代》到底为什么受到质疑

李雒城

《创业时代》（下称《创》）是划破影视剧市场的一道闪电——后面跟着炸响的，是雷。

该剧播出21天已经累积21亿网络播放量（数据引自猫眼），微博超话阅读量超三亿。豆瓣评分，则一路从3.9降到了3.4。

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对流量级主演的报复性打分。然而，作为一部关于“互联网创业者”的职业剧，《创》的低口碑，都是因为演员没有演好这个名叫“那蓝”的职场女高管吗？

当然不。杨颖的表演恰恰给《创》挡了很多“子弹”——因为这压根就是个反职业剧：一群不职业的人，尽情在干一些不职业的事儿。

杨颖的演技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但这不是《创业时代》最主要的缺点。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在其中看到真正的职业人和职业精神。

配图自上而下分别为《创业时代》、英剧《报社》、韩剧《火星生活》

互联网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行业，当时代背景被架空，行业便会成为空中楼阁

有句话说：好的演员可以抹平剧作上的坑。但《创》从剧本开头就没想过要花力气去树立一个可信的职业环境，谁来演已经无关紧要。

从大环境上说，剧中所处时代被架空化处理，导致了职业核心背景虚假、不可信。

该剧男一号，对标的是创立Talkbox的香港人郭秉鑫。然而剧中，当黄轩扮演的男一号郭鑫年，因为开车去离婚的路上发生追尾，让他想出了“语音发信息”这个“风口上的猪”，而后创立了“魔晶”，观众都笑了。

牛顿因为苹果砸头上悟出了万有引力，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懒得整理培养基发现了青霉素，为什么观众就不能接受一场车祸促成了“魔晶”？

因为郭秉鑫创立Talkbox是2011年，四个月后，微信推出了语音功能。那一年苹果出了iPhone 4s，应用商店里，Instagram和Quora（知乎原型）都已经大红大紫。

而《创》的剧中人呢？女主角穿着2018流行款时装，拿着最新款的某国产手机，用2014年发布的Win10系统；而男主角在草原上一秒无线上网，发微博用的是2017版界面。与此同时，男女主角还在努力表现“语音信息”是个全新的创意，互联网的高层、投行的精英们则在争论“移动互联网到底有没有前途”？

导演为此写了篇长文解释这不是漏洞而是良苦用心：“……决定对这样一个严肃的现实题材秉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那就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要经过提炼加工，而不是简单的采取自然主义的单纯客观记录”。

但互联网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职业。它的节点极其鲜明，关键的产品迭代和竞争都历历在目：iPhone出现、微信上线、360大战QQ……每个观众都是这条历史河流的亲历者，一丁点儿的违和和造假都触目惊心。

所以，一部以此为内容的影视剧，“时代”是一切的缘起和前提，一旦架空，这个职业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阁，经不起一点儿追问。这决定了它不能和律政、医疗、刑侦等职业剧一样，模糊时间乃至于时代。

什么叫做时代感？不是一个具体的剧情、细节，而是千千万万剧情、细节的集合体。

举个例子。韩剧《火星生活》被称为悬疑版《请回答1988》：一个2018年的刑警肉身穿越回了1988年，寻找真相。这场穿越本身很魔幻，和探案追凶这种现实题材冲突很大。主创团队是怎么让剧中这个世界能够自圆其说？靠着一点一点去还原1988年韩国的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那个时候，大家公然在室内抽烟；办公室老旧、遍布烟尘；警察暴力刑讯犯人；男性员工公开歧视和使唤职场里的女员工……

没有这些一点一滴的笨铺垫，观众压根儿就不相信这是现实生活中会有的一个行业、一群人，又怎么可能去相信他们的悲欢离合，命运起伏？

从小环境上说，《创》剧中的人物既无职场人的专业，也无职场人的自觉。

苹果曾经的首席宣传官盖伊·川崎在《创业的艺术》一书中这样描写投资人：“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最关心的是赚钱。他们不一定是坏人，但你永远都不要忘记，这只是生意而已。”同时他这样形容创业者：“所有创业者都会声称他们面对是一个500亿美元的市场，然后会议室里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数字。”

这才是真实的创投圈职场。然而《创》的主人公们都在工作时间干什么？作为投行女高管，那蓝商业会谈进行到一半，丢下被投资人，去处理带着花上门求和的富二代男友；她还没有保管好郭的策划案，被富二代盗窃了创意。作为创业者，郭鑫年开会迟到，一张口管投资人叫“美女”；拿到了A轮投资，马上套现买房：且不说风投基金不是搞慈善，不可能允许你这么做；就是作为创始人，也是毫无把企业做大的意识了。

剧中人最有创业者自觉的，大概是背乔布斯语录的那一刻。

离开了可信的角色和扎实的剧情，单单责备演员的演技是没有意义的

职场故事究竟靠什么推动？

来看看今年的英剧《报社》：报社是虚构的，主人公们报道的诸如女内政大臣被爆不雅照之类的新闻是狗血的，主人公们自己的职场体验也是极致的——一方面使出浑身解数奔跑在职场第一线，同时抽空恋爱、出轨和搞办公室斗争。观众未必有机会经历，但它就能让你相信这些疯狂。

因为它的精神是职业的。以女主角为例：在办公室累成狗，生日无人知晓，准备约会的男人也走了……一切挫折后，她坐在了电脑前，打开字处理软件，开始写一篇报道：关于自己的室友如何在前几天被车撞倒且肇事者见死不救。

职业剧的好看，是职业人的专业：洪水近在眼前，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因为你拿了薪水。职业剧的好看，还在于讲职业精神：大家先承认人生不易，不能靠偷奸耍滑和天降一个上师来解决问题，只能一关关打怪升级，有时成功，有时则不。这点上，近来热映的电影《无双》虽不是职业剧，却也做足了职业剧本分。

因为，既然叫职场剧，一切故事的前提，是剧中人实实在在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且决心把工作做好。

然而《创》已丧失这一大前提，再去单独责备女主角的演技有多差、男一男二和女二这几位以演技闻名的年轻演员又是如何演技不走心，有意义吗？毕竟演技无法脱离可信的角色，而角色的可信归根到底还是依靠剧情的扎实度。

有意思的是，《创》的结局，男主用真爱和理念吸引了女主，她放弃了投行工作，和他一起继续创业，算是个圆满的结局。

而现实中，Talkbox输给了微信。七年后的今天，如果不是这部剧，大概已无多少人记得郭秉鑫。但他和他当年的创业伙伴，仍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奋战，开发了两款在香港颇受欢迎的电影软件。

互联网创业这个大职场中，每一分钟，也都可能会诞生下一个亿元级的独角兽企业。这么残酷却迷人的职业，值得拥有一个更职业的故事。

（作者为剧评人）

“第三只眼”看文学

城有病，人知否？

——看《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

潘凯雄

“城市病”的“发病”区域广阔，蜚声全球的汽车城底特律就是代表之一。图为版画《底特律河》（视觉中国）

杨黎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以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而蜚声文坛，其作品在对选材和事件讲究的同时，更注重置身于其间人物的心理与灵魂拷问。然而，就是这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自本世纪初起竟主动放弃了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套路，开始由对事件与人物的关注逐渐转向对问题的聚焦。这种自我转向在他2004年创作的以“非典”为题材的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中初露端倪，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山路——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到《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再到《大国商帮——承载中国近代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可谓一路“变本加厉”地走来，并且还给自己的这种写作命名为“思辨体”。

由于杨氏这种“思辨体”的报告文学其事件与人物日益散焦，学理性的引证与思辨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可读性趋减。于是，开始有人质疑：这还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吗？对此本人的看法倒是要宽容许多：所谓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文体上本无一定之规，其变化也一直都在发生，只不过更多时候呈现出的是那种悄然的渐变。当然如果硬要就杨黎光的这类写作命名的话，我个人则更倾向于用“研究型”而非“思辨体”，后者指向的毕竟是一种思维方式，多少泛了点。扯远了，打住。

这里评说的杨黎光新作《家园》，依然是其明确标榜用“思辨体”写作的第四部，也依然是对近代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但在我看来，这是杨黎光写作转向以来最成功的一部。如果说前三部之“思辨”会遭到一些非议，问题或许并不出在“思辨”本身而在于如何将文学的呈现与“思辨”或我说的“研究”更自然更妥帖地糅在一起；如果说前三部的这种“糅”多少还有些生硬有些分离外，那么这部《家园》则要自然妥帖得多。读《家园》，我们不仅可以对“城市病”进行理性的思考，同时还记住了不少人物与诸多事件并为之动容动脑。当然，这是就作品的整体写作与阅读的印象而言，具体说来，《家园》的出彩与独特则还在于紧紧抓住了“城市病”这个人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难题，而这恰恰又是作者近些年来“追寻中国现代化脚印”途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且大的足迹。

作品从2015年12月20日发生在深圳光明新区的那场特大滑坡事故写起：这场震惊国人的灾难造成了22栋楼房被摧毁、73人死亡、17人受伤、四人失联，90家企业受到影响，直接损失达8.1亿元；进而引出位于罗湖区“二线插花地”的棚户区改造工程。类似这样的取材在我们的纪实文学园地乃至虚构文学中其实都不鲜见，但多半又都会落脚在奋起抗灾或关心民生、挖掘极端条件下人性深度之类的主题上，这样的处理自然都没问题，也很有意义。但杨黎光却似乎不甘如此而是更加关注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当然，具体到滑坡、具体到棚户区改造这样的个案，成因一定不完全相同，但杨黎光却能够敏锐地从不同的个案中抽象出带有某种共性的规律进行解剖与思考，进而寻求破解之道，而这“带有某种共性的规律”作者用了“城市病”三个字进行描述与概括，这应该是颇有见地也更是一针见血。

如果看到一个“病”字就以为是一种负面的、带有某种贬义或消极的评价，那这样的“以为”便着实是太无知太浅薄了。所谓“城市病”不过只是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出输入失衡等社会客观现象的一种概括性的形象描述。打个未必形象的比喻，“城市病”不仅的确是病，而且还是一种“富贵病”。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病”的高发期，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与研究，其发病率必将趋高，病症也会随之趋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杨黎光这部《家园》的面世亦可谓恰逢其时。而且作品选取深圳这座以40年时间走完世界其他地区三四百年城市化进程的城市为样本进而探讨“城市病”这一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显然更有其典型的意义。当然，杨黎光的研究显然不满足局限于深圳的当下，而是将这座不过只有40岁的新兴城市置于历史的长河和国际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于是在《家园》中有关“城市病”林林总总的信息与知识扑面而来。

——“城市病”的“发病”区域广阔。无论是英国伦敦曾经的“毒雾”，还是法国巴黎暴发的天花瘟疫；无论是俄罗斯的远东城市伊尔库斯克还是美利坚的“铁锈地带”……都曾先后发生过程度不同、表现不一的“城市病”，有的迄今尚未治愈。

——“城市病”的“病因”多样。这种病固然特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病症，但诱因却不尽相同，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国家概莫能外。有的是发展不足所引发，比如《家园》所重墨书写的罗湖区“二线插花地”棚户区就形成于深圳特区开发之初；有的是发展过程中出现，比如曾经就是“美国梦”代名词的底特律，这座蜚声全球的“汽车城”因产业长期缺乏创新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有的则是发展过度所导致，比如出现在1952年伦敦上空的“毒雾”。

——“城市病”可治但也不那么易治。同处美国“铁锈地带”的底特律与匹兹堡，同为发展过程中因产业转型升级不及时而同时染上了“城市病”，但前者却因救治不当而宣布破产保护，后者则因及时成功的产业转型而重生。两相比较，正可谓“一念地狱，一念天堂”。

——“城市病”已成为地球村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家园》中，杨黎光为我们呈现了全球共治“城市病”的这一国际性场景。比如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一直在努力践行着的“调结构、去产能”等大政方针其功能固然在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直接指向“城市病”的疗救；比如我们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对“棚户区”的改造设定量化的刚性指标。比如，我还注意到，杨黎光在自己的这部新作中引用的世界各国学者或机构对“城市病”的研究多达近30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城市病”成因及疗救的研究与探讨已成为全球多学科合力关注的焦点。

人有病，天知否？城有病，人知否？《家园》中所呈现出的世界各地“城市病”之表征固然触目惊心，但地球村的村民们为疗治“城市病”而作出的多种努力同样令人欣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程中，这样的共识与共为无疑十分重要。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